酉陽雜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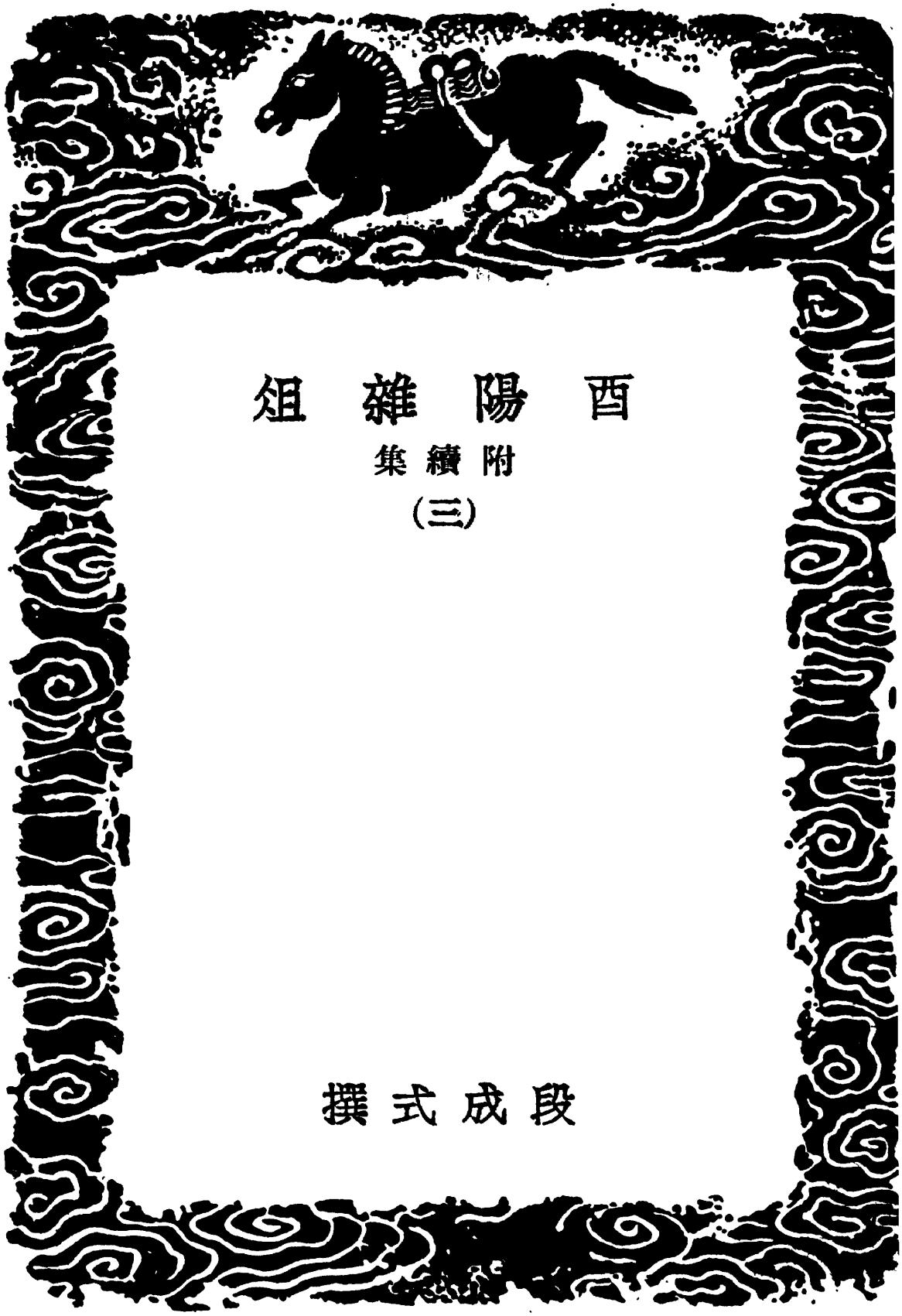
附續集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酉陽雜俎

附續集

(三)

段成式撰

酉陽雜俎續集目錄

第一卷
支諾皐上
第二卷
支諾皐中
第三卷
支諾皐下
第四卷
貶誤
第五卷
寺塔記上
第六卷
寺塔記下
第七卷

金剛經鳩異
第八卷
支動
第九卷
支植上
第十卷
支植下

酉陽雜俎續集卷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支諾皐上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𩰫。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𩰫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𩰫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目長寸餘。居創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乞狂也。四鄰共繰之不供。穀唯一莖植焉。其穗長尺餘。旁𩰫常守之。忽爲鳥所折。銜去。旁𩰫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𩰫因止石側。至夜半月明。見羣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云。爾要何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錐插於石罅。旁𩰫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贈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蠶穀事。仍謂旁𩰫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𩰫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蠶。如常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爲鳥所銜。其弟大悅。隨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羣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謂曰。爾欲爲我築糠塘。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弟請築糠三版。三日。饑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鼻。鼻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擊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瀨（一作湍。）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跡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闔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怪自絕。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娶兩妻。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一作鉤。）金。父愛之。末歲父卒。爲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赬鬐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沈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後令汲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池呼魚。魚卽出首。因斫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常魚。藏其骨於鬱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麄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第祈之。常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節。母往。令女守庭果。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

之。女覺。遽反。遂遺一隻履。爲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亦不之慮。其洞隣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王數十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之於道旁。卽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汗王怪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卽爲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爲禖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爲際。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成式舊家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怪事。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一人臥。召前祖視。左髀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爲鍼。出膿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視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八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篪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爲畢。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鵠覲於潁川。夜至一驛。纖臥。見物如猪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廐。潛身草積中。屏息。

且伺之。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鵠所潛處。忽變爲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鬚髯。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一作熒）可惡。戲燈弄硯。紛紜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一作上元）中。蜀郡有僧志功（一作志登）。言住寶相寺持經。夜久。忽有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燈焰。或蹲於炷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無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狗及貓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鶻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遽祗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也。何紿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溼。見其姓名分明。爲貓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鶻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爲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盌。自飲三盌。六盌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既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且返其

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酹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甯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眄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失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安在。柳笑曰。我當人彼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紿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中也。食頃。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笑。甯采覩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冉家時。目擊其事。

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塹。其家爲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擔至田中。袒而運擔。狀若擊物。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爲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

外有犬競。驚曰差矣。夢覺。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輿店子入門。曰。郎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褫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曰。我與客俱夢中至是。客豈食乎。店主驚曰。初怪客前畢羅悉完。疑其嫌置蒜也。來春明經與隣房三人夢中所訪者悉及第。

潞州軍校郭誼先爲邯鄲郡牧使。因兄亡。遂於鄲州舉其先同塋（一作兄柩）葬於磁州滏陽縣之西崗縣界接山。土中多石。有力葬者率皆鑿石爲穴。誼之所卜亦鑿焉。積日倍工。忽透一穴。穴中有石長可四尺。形如守宮。支體首尾畢具。役者誤斷焉。誼惡之。將別卜地。白於劉從諫。從諫不許。因葬焉。後月餘。誼陷於廁。體仆幾死。骨肉奴婢相繼死者二十餘人。自是常恐悸。唵囈不安。因哀請罷職。從諫以都押衙焦長楚之務與誼對換。及賊積（一作劉積）阻兵。誼爲其魁。軍破梟首。其家無少長悉投井中死。嚕州從事鄭賓于言。石守宮見在磁州官庫中。

伊闕縣令李師晦。有兄弟任江南官。與一僧往還。常入山採藥。遇暴風雨。避於欹（一作檀）樹。須臾大震。有物瞥然墜地。倏而朗晴。僧就視。乃一石。形如樂器。可以懸擊者。其上平齊如削。其中有竅。可盛。其下漸闊而圓。狀若垂囊。長二尺。厚三分。其左小缺。斑如碎錦。光澤可鑒。叩之有聲。僧意其異物。置於樵中歸。櫃而埋於禪牀下。爲其徒所見。往往有知者。李生懇求一見。僧確然言無。忽一日。僧召李生。既至。執手曰。貧道已力衰弱。無常將至。君前所求物。聊用爲別。乃盡去侍者。引李生入臥內。撤榻掘地。捧匣授之而卒。

賊稹阻命之時。臨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騾無故死。因賣之屠者剖腹中得二石。大如合拳。紫色赤斑。瑩潤可愛。屠者遂送稹。乃留之。

韋溫爲宣州。病瘡於首。因託後事於女壻。且曰。予年二十九爲校書郎。夢滻水中流。見二吏賫牒相召。一吏至。言彼墳至大。功須萬日。今未也。今正萬日。予豈逃乎。不累日而卒。

醴泉尉崔汾仲兄居長安崇賢里。夏月乘涼於庭際。疎曠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間。聞南垣土動簌簌。崔生意其虵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風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而入。輕綃翠翹。豔冶絕世。有從者具香茵。列坐月中。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警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意。敢此麁率。復厲聲曰。此處有地界耶。欻有二人長纔三尺。巨首儋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所止。曰。此人合有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二人趨出。一餉間。崔生見其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扶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叩頭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曰。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綆也。遂釣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崔僕妾號泣。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僊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怒解。乃拂衣由大門而去。崔病如中惡。五六日方差。因迎祭酒醮謝。亦無他。崔生初隔紙隙見亡兄以帛抹脣如損狀。僕使共訝之。一婢泣曰。幾郎就木之時。面衣忘開口。其時忽忽就剪。誤傷下脣。然傍人無見者。不知幽冥中二十餘年。猶負此苦。

辛祕。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陜。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遲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爲渭南尉。始婚裴氏。洎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祕妻河東裴氏。某月日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尚未生。豈蓬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履。有憤於黔婁。擿植索塗。見稱於揚子。差不同耳。

酉陽雜俎續集卷二

支諾皐中

上都渾瑊宅戟門內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夜月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蚓數百條如索。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渾令公時。堂前忽有一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千朶。花盛時。每月夜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上。如此七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

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一作川。其兄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遂焚香勑勒。兄忽詬罵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何橫於事。我止居在南柯。愛汝苗碩多穫。故暫來耳。契宗疑其狐魅。復禁桃枝擊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順。神常殛汝。可加力勿止。契宗知其無柰何。乃已。病者欻起牽其母。母遂中惡。援其妻。妻亦卒。迺摹其弟婦。回面失明。經日悉復舊。乃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已。有鼠數百。穀穀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驅逐不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愼爾聲氣。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弟自來。因長呼曰。寒月寒月。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赤如火。從病者脚起。緣衾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刀就擊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戶。燭其穴。蹤至一房。見其

物潛走甕中。契宗舉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經三日發視。其物如鐵。不得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愈。月餘。村有一家父子六七人暴卒。衆意其與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傍成林。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水於行人。官者卽延憩具茗。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禫矣。將適馬嵬。訪親情。丐衣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達明去也。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自午至戌。悉辦。鍼綴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旣無極親。能爲我家作新婦子乎。女笑曰。身旣無託。願執麄井竈。王申卽日賃衣貰禮爲新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驚欲省其子。王申怒之。老人得好新婦。喜極囈言耶。妻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啓其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纔開。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

枝江縣令張汀。子名省躬。汀亡。因住枝江。有張垂者。舉秀才。下第。客於蜀。與省躬素未相識。太和八年。省躬晝寢。忽夢一人。自言姓張名垂。因與之接。歡狎彌日。將去留贈詩一首。曰。戚戚復戚戚。秋堂百年色。而我獨茫茫。荒郊遇寒食。驚覺。遽錄其詩。數日卒。

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鬬牛。脫其一角。又過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餘。髯而甚。口呼亞秦可負我

過橋。亞秦知其非人。因爲背。覺腦冷如冰。卽急投至交牛柱。乃擊之。化爲杉木。瀝血升餘。

長慶初。洛陽利俗坊有百姓行車數輛。出長夏門。有一人負布囊。求寄囊於車中。且戒勿妄開。因返入利俗坊。纔入坊內有哭聲起。受寄者發囊視之。其口結以生綆。內有一物。狀如牛胞。及黑繩長數尺。百姓驚。遽斂結之。有頃。其人亦至。復曰。我足痛。欲憩君車中數里可乎。百姓知其異。許之。其人登車。覽其囊。不悅。顧曰。何無信。百姓謝之。又曰。我非人。冥司俾予錄五百人。明歷陝虢晉絳。及至此。人多蟲。唯得二十五人耳。今須往徐泗。又曰。君曉予言蟲乎。患赤瘡。卽蟲耳。車行二里。遂辭有程不可久留。君有壽者。不復憂矣。忽負囊下車。失所在。其年夏。天下多患赤瘡。少有死者。

元和中。光宅坊百姓失名氏。其家有病者。將困。迎僧持念。妻兒環守之。一夕。衆髣髴見一人入戶。衆遂驚逐。乃投於甕間。其家以湯沃之。得一袋。蓋鬼間所謂搐氣袋也。忽聽空中有聲求其袋。甚哀切。且言我將別取人以代病者。其家因擲還之。病者卽愈。

相傳人將死。蝨離身。或云取病者蝨於牀前。可以卜病。將差。蝨行向病者。背則死。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寒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爲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中。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門太陰鍊形。

日將滿。人必露之。

于季友爲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寘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尤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爲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屏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強牽與語。惲垂泣曰。近受一職司。厭人間。指其類。此悉同職也。休符恍惚而覺。時惲往揚州。有妻子居住太平側。休符異所夢。遲明訪其家信。得王至洛書。又七日。其訃至。計其卒日。乃陸之夢夕也。

武宗元年。金州軍事典鄧儼先死數年。其案下書手蔣古者。忽心痛暴卒。如有人捉至一曹司。見鄧儼。喜曰。我主張甚重。籍爾錄數百幅書也。蔣見堆案繞壁。皆湼楮朱書。乃紿曰。近損右臂。不能搦管。有一人謂鄧。既不能書。令可還。蔣草草被遣還。隕一坑中而覺。因病。右手遂廢。

姚司馬者。寄居汾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常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鱣者而毛。若鼈者而鰓。其家異之。養以盆池。經年。二女精神恍惚。夜常明燈剉鍼。染藍湼皂。未常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半年。女病彌甚。其家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壻。何敢無禮。一稱烏郎。一稱黃郎。後常與人家狎熟。楊元卿知之。因爲求上都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魅。病者多著效。瞻至其家。標紅界繩。印手敕劍召之。

後設血食盆酒於界外。中夜。有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劍躍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鞴囊。蓋烏郎也。遂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卽愈。自是風雨夜門庭聞啾啾。次女猶病。瞻因立於前。舉伐折羅叱之。女恐怖泚額。瞻偶見其衣帶上有皂袋子。因令侍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勘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搭帳衣。衣色唯黃與皂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京。先詣瞻。爲加功治之。浹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瓜。瞻鍼刺之。出血數合。竟差。

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詠。禪師禘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冪巾。網獲一焉。寘于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者。皆相慰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我三淸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倭國僧金剛三昧。蜀僧廣昇。峨眉縣與邑人。約遊峨眉。同雇一夫負笈荷糗藥。山南頂徑狹。俄轉而待。負笈忽入石罅。僧廣昇先覽。卽牽之。力不勝。視石罅甚細。若隨笈而開也。衆因組衣斷蔓。厲其腰肋出之。

笈纔出。罅亦隨合。衆詰之曰。我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內。每假我舂藥。適亦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先縣京遙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闔門之次。有物墜檐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乃一初生兒。其襁褓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幣籌也。

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麄。及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每歲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成式常見道者論枸杞茯苓人參朮形有異。服之獲上壽。或不葷血不色欲。遇之必能降眞爲地仙矣。田氏無分。見怪而去。宜乎。

寶歷二年。明經范璋居梁山讀書。夏中深夜。忽聽廚中有拉物聲。范慵省之。至明。見束薪長五寸餘。齊整可愛。積於竈上。地上危累蒸餅五枚。又一夜。有物叩門。因拊掌大笑。聲如嬰兒。如此經三夕。璋素有膽氣。乃乘其笑。曳巨薪逐之。其物狀如小犬。璋欲擊之。變成火滿川。久而乃滅。

建中初。有人牽馬訪馬醫。稱馬患脚。以二十鎰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馬醫未常見。笑曰。君馬大似韓幹所畫者。眞馬中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驚曰。眞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寘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黑缺。方知是畫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歷數主。乃成泥錢。

萊州卽墨縣有百姓王豐兄弟三人。豐不信方位所忌。常於太歲上掘坑。見一肉塊。大如斗。蠕蠕而動。遂塡其坑。肉隨塡而出。豐懼。棄之。經宿。長塞於庭。豐兄弟奴婢數日內悉暴卒。唯一女存焉。

虢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柰何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麞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譴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笞余一百。今免放。杖傷遍體。汝第視予。無疑也。弟喜。遽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人說。

元和初。上都義寧坊有婦人風狂。俗呼爲五娘。常止宿於永穆牆垣下。時中使茹大夫使於金陵。有狂者。衆名之信夫。或歌或哭。往往驗未來事。盛暑擁絮。未常沾汗。沍寒袒露。體無拘折。中使將返。信夫忽叫。

闌馬曰。我有妹五娘在城中。今有少信。必爲我達也。中使素知其異。欣然許之。乃探懷出一樸。內中使靴中。仍曰。爲語五娘。無事速歸也。中使至長樂坡。五娘已至。闌馬笑曰。我兄有信。大夫可見還。中使久而方悟。遽令取信授之。五娘因發樸。有衣三事。乃衣之而舞。大笑而歸。復至牆下。一夕而死。其坊率錢葬之。經年。有人自江南來。言信夫與五娘同日死矣。

元和中。有淮西道軍將使於汴州。止驛中。夜久眠將熟。忽覺一物壓己。軍將素健。驚起與之角力。其物遂退。因奪得手中革囊。鬼闇中哀祈甚苦。軍將謂曰。汝語我物名。我當相還。良久曰。此搐氣袋耳。軍將乃舉甓擊之。語遂絕。其囊可盛數升。無縫。色如藕絲。攜於日中無影。

建中末。書生何諷。常買得黃紙古書一卷。讀之。卷中得髮。卷規四寸。如環無端。何因絕之。斷處兩頭滴水升餘。燒之作髮氣。諷嘗言於道者。吁曰。君固俗骨。遇此不能羽化。命也。據仙經曰。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爲此物。名曰脉望。夜以規映當天中星。星使立降。可求還丹。取此水和而服之。卽時換骨上賓。因取古書閱之。數處蠹漏。尋義讀之。皆神仙字。諷方哭伏。

華陰縣東七級趙村。村路因水嚙成谷。梁之。村人日行車過橋。橋根壞。墜車焉。村人不復收。積三年。村正嘗夜度橋。見羣小兒聚火爲戲。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卽滅。啾啾曰。射著我阿連頭。村正上縣回。尋之。見敗車輪六七片。有血。正銜其箭。

相國李公固言。元和六年。下第遊蜀。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後二紀拜相。當鎭蜀土。某此

時不復見郎君出將之榮也。明年。果然狀頭及第。詩賦題有人鏡芙蓉之目。後二十年。李公登庸。其姥來謁李公忘之。姥通曰。蜀民老姥嘗囑季女者。李公省前事。具公服謝之。延入中堂。見其妻女。坐定。又曰。出將入相定矣。李公爲設盛饌。不食。唯飲酒數杯。卽請別。李固留不得。但言乞庇我女。贈金皂襦幗。並不受。唯取其妻牙梳一枚。題字記之。李公從至門。不復見。及李公鎭蜀日。盧氏外孫子九齡。不語。忽弄筆硯。李戲曰。爾竟不語。何用筆硯爲。忽曰。但庇成都老姥愛女。何愁筆硯無用也。李公驚悟。卽遣使分詣諸巫。巫有董氏者。事金天神。卽姥之女。言能語此兒。請祈華嶽三郎。如其言。詰旦。兒忽能言。因是蜀人敬董如神。祈無不應。富積數百金。恃勢用事。莫敢言者。洎相國崔鄲來鎭蜀。遽毀其廟。投土偶於江。仍判責事金天王。董氏杖背。遞出西界。今在貝州。李公壻盧生舍之於家。其靈歇矣。

登封嘗有士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士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士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士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鷄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

融州河水有泉。半巖。將注其下。相次九磴。每磴下一白石浴斛承之。如似鐫造。嘗有人攜一婢取下浴斛中浣巾。須臾。風雨忽至。其婢震死。所浣巾斛。碎於山下。自別安一斛。新於向者。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滴至腰已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其所承滴。像已成矣。乳不復滴。當手承處。衣缺二寸不就。

滕王圖。一日紫極宮會。秀才劉魯封云。嘗見滕王蛺蝶圖。有名江夏斑。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酉陽雜俎續集卷三

支諾皐下

開元末。蔡州上蔡縣南李村百姓李簡。癩疾卒。瘞後十餘日。有汝陽縣百姓張宏義。素不與李簡相識。所居相去十餘舍。亦因病死。經宿却活。不復認父母妻子。且言我是李簡。家住上蔡縣南李村。父名亮。驚問其故。言方病時。夢有二人著黃賣帖見追。行數里。至一大城。署曰王城。引入一處。如人間六司院。留居數日。所勘責事悉不能對。忽有一人自外來。稱錯追李簡。可即放還。一吏曰。李簡身壞。須令別託生。時憶念父母親族。不欲別處受生。因請却復本身。少頃。見領一人至。通曰。追到雜職汝陽張宏義。吏又曰。宏義身幸未壞。速令李簡託其身。以盡餘年。遂被兩吏扶持却出城。但行甚速。漸無所知。忽若夢覺。見人環泣及屋宇。都不復認。亮訪其親族名氏及平生細事。無不知也。先解竹作。因自入房索刀具。破蔑成器。語音舉止。信李簡也。竟不返汝陽。時成式三從叔父攝蔡州司戶。親驗其事。昔扁鵲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及寤。互返其室。二室相諮。以是稽之。非寓言矣。

武宗六年。揚州海陵縣還俗僧義本。且死。託其弟。言我死必爲我剃鬚髮。衣僧衣三事。弟如其言。義本經宿却活。言見二黃衣吏追至冥司。有若王者問曰。此何州縣。吏言揚州海陵縣僧。王言奉天符沙汰僧尼。海陵無僧。因何作僧領來。令迴還俗了領來。僧遽索俗衣。衣之而卒。

汴州百姓趙懷正。住光德坊。太和三年。妻阿賀常以女工致利。一日。有人擔石枕求售。賀一環獲焉。趙夜枕之。覺枕中如風雨聲。因令妻子各枕一夕。無所覺。趙枕輒復如舊。或喧悸不得眠。其姪請碎視之。趙言脫碎之無所見。棄一百之利也。待我死後。爾必破之。經月餘。趙病死。妻令姪毀視之。中有金銀各一鋌。如模鑄者。所函鋌處無絲隙。不知從何而入也。鋌各長三寸餘。闊如巨臂。遂貨之。辦其殮及償債。不餘一錢。阿賀今住洛陽會節坊。成式家雇其紉針。親見其說。

成式（一作段文昌。）三從房叔父某者。貞元末自信安至洛。暮達瓜洲。宿於舟中。夜久彈琴。覺舟外有嗟嘆聲。止息即無。如此數四。乃緩軫還寢。夢一女子年二十餘。形悴衣敗。前拜曰。妾姓鄭名瓊羅。本居丹徒。父母早亡。依於孀嫂。嫂不幸又歿。遂來揚子尋姨。夜至逆旅。市吏子王惟舉乘醉將逼辱。妾知不免。因以領巾絞項自殺。市吏子乃潛埋妾於魚行西渠中。其夕再見夢揚子令石義留。竟不爲理。復見冤氣於江石上。謂非烟之祥。圖而表奏。抱恨四十年。無人爲雪。妾父母俱善琴。適聽郎君琴聲。奇音翕響。心感懷嘆。不覺來此。尋至洛北河清縣溫谷訪內弟樊元則。元則自少有異術。居數日。忽曰。兄安得此一女鬼相隨。請爲遣之。乃張燈焚香作法。頃之。燈後窣窣有聲。元則曰。是請紙筆也。即投紙筆於燈影中。少頃旋紙疾落燈前。視之。書盈於幅。書雜言七字。辭甚悽恨。元則遽令錄之。言鬼書不久輒漫滅。及曉。紙上若煤汚。無復字也。元則復令具酒脯紙錢。乘昏焚於道。有風旋灰。直上數丈。及聆悲泣聲。詩凡二百六十二字。率敍幽冤之意。語不甚曉。詞故不載。其中二十八字曰。痛塡心兮不能語。寸斷腸兮訴何處。春

生萬物妾不生。更恨魂香不相遇。

廬州舒城縣蚓。成式三從房伯父太和三年任廬州某官。庭前忽有蚓出。大如食指。長三尺。白項。下有兩足。足正如雀脚。步於垣下。經數日方死。

荆州百姓孔謙蚓。成式姪女乳母阿史。本荆州人。嘗言小兒時。見隣居百姓孔謙籬下有蚓。口露雙齒。肚下足如蚿。長尺五。行疾於常蚓。謙惡。遽殺之。其年。謙喪母及兄。謙亦不得活。

越州有盧冉者。時舉秀才。家貧未及入京。因之顧頭堰。堰在山陰縣顧頭村。與表兄韓確同居。自幼嗜鱠。在堰嘗憑吏求魚。韓方寢。夢身爲魚在潭。有相忘之樂。見二漁人乘艇張網。不覺身入網中。被擲桶中。覆之以葦。復覺所憑吏就潭商價。吏卽揭鰓貫鯁。楚痛殆不可忍。及至舍。歷認妻子婢僕。有頃。眞碪斫之。苦若脫膚。首落方覺。神癡良久。盧驚問之。具述所夢。遽呼吏訪所市魚處。泊漁子形狀。與夢不差。韓後入釋。住祇園寺。時開元二年。成式書吏沈邦家在越州。與堰相近。目覩其事。

曹州南華縣端相寺。時尉李蘊至寺巡檢。偶見尼房中地方丈餘獨高。疑其藏物。掘之。數尺得一瓦缾。覆以木槃。視之。有髑髏骨大方隅顴下屬骨兩片。長八寸。開罅徹上容釵股。若合筒瓦。下齊如截。瑩如白牙。蘊意尼所產。因毀之。

中書舍人崔嘏弟崔暇。娶李氏。爲曹州刺史。令兵馬使國邵南勾當障車。後邵南因睡。忽夢崔女在一廳中。女立於牀西。崔暇在牀東。執紅箋題詩一首。笑授暇。暇因朗吟之。詩言莫以貞留妾。從他理管絃。容

華難久駐。知得幾多年。夢後纔一歲。崔暇妻卒。

李正己本名懷玉。侯希逸之內弟也。侯鎮淄青。署懷玉爲兵馬使。尋搆飛語。侯怒。囚之。將寘於法。懷玉抱冤無訴。於獄中墨石象佛。默期冥助。時近臘日。心慕同儕。嘆吒而睡。覺有人在頭上語曰。李懷玉。汝富貴時至。卽驚覺。顧不見人。天尙黑。意甚怪之。復睡。又聽人謂曰。汝看牆上有青烏子噪。卽是富貴時。及覺。復不見人。有頃。天曙。忽有青烏數十如雀。飛集牆上。俄聞三軍叫喚。逐出希逸。壞鍊取懷玉扶知留後。成式見台州喬庶說。喬之先官於東平。目擊其事。

河南少尹韋絢。少時常於夔州江岸見一異蟲。初疑棘鍼一枝。從者驚曰。此蟲有靈。不可犯之。或致風雷。韋試令踏地驚之。蟲伏地如滅。細視地上若石脉焉。良久。漸起如舊。每刺上有一爪。忽入草疾走如箭。竟不知是何物。

永寧王相王涯三怪。浙米匠人蘇潤。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問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湧有聲。晝窺之。或見銅厮（一作匜）羅。或見銀熨斗者。水腐不可飲。　又王相內齋有禪牀。柘材絲繩。工極精巧。無故解散。各聚一處。王甚惡之。命焚於竈下。　又長子孟博晨興。見堂地上有凝血數滴。蹤至大門方絕。孟博遽令鏟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數月及難。

許州有一老僧。自四十已後每寐熟卽喉聲如鼓簧。若成韻節。許州伶人伺其寢。卽譜其聲。按之絲竹。皆合古奏。僧覺亦不自知。二十餘年如此。

荆有魏溪。好食白魚。日命僕市之。或不獲。輒笞責。一日。僕不得魚。訪之於獵者可漁之處。獵者紿之曰。某向打魚。網得一麝。因漁而獲。不亦異乎。僕依其所售。具事於溪。溪喜曰。審如是。或有靈矣。因寘諸榻。日夕薦香火。歷數年不壞。頗有吉凶之驗。溪友人惡溪所爲。伺其出。烹而食之。亦無其靈。

成都坊正張和。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畢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籯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廢蘭若。有大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壞成穴如盌。卽挺身入穴。因拽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十數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翁來久矣。有頃。主人出。紫衣貝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

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卽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旣闌。妓自持鍤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淸晨薰衣靚粧。默存牖下。父母訝移時不出。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荊州處士許卑得於韋氏鄰人張宏郢。

忠州墊江縣縣吏冉端。開成初。父死。有嚴師者。善山岡。爲卜地。云合有生氣羣聚之物。掘深丈餘。遇蟻城。方數丈。外重雉堞皆具。子城譙櫓。工若雕刻。城內分徑街小垤相次。每垤有蟻數千。憧憧不絕。徑甚淨滑。樓中有二蟻。一紫色。長寸餘。足作金色。一有羽。細腰。稍小。白翅。翅有經脈。疑是雌者。衆蟻約有數斛。城隅小壞。上以堅土爲蓋。故中樓不損。旣掘露。蟻大擾。若求救狀。縣吏遽白縣令李元之。旣覩。勸吏改卜。嚴師伐其卜驗。爲其地吉。縣吏請遷蟻於巖側。狀其所爲。仍布石覆之以板。經旬。嚴師忽得病若狂。或自批觸。穢詈叫呼。數日不已。元之素厚嚴師。因爲祝禱。療以雄黃丸。方愈。

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遊廬山。憩於澗石。忽見蟠虵如堆繒錦。俄變爲巨龜。訪之山叟。云是元武。

朱道士又曾遊青城山丈人觀。至龍橋。見巖下有枯骨。背石平坐。按手膝上。狀如鉤鏁。附苔絡蔓。色白如雪。云祖父已嘗見。不知年代。其或鍊形濯魄之士乎。

武宗之元年。戎州水漲。浮木塞江。刺史趙士宗召水軍接木。約獲百餘段。公署卑小。地窄不復用。因併修開元寺。後月餘日。有夷人逢一人如猴。着故青衣。亦不辯何製。云關將軍差來採木。今被此州接去。不知爲計。要須明年却來取。夷人說於州人。至二年七月。天欲曙。忽暴水至。州城臨江枕山。每大水猶去州五十餘丈。其時水高百丈。水頭漂二千餘人。州基地有陷深十丈處。大石如三間屋者。堆積於州基。水黑而腥。至晚方落。知州官虞藏玘及官吏纔及船投岸。旬月後舊州地方乾。除大石外更無一物。惟開元寺元宗眞容閣去本處十餘步。卓立沙上。其他鐵石像無一存者。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陋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語無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兒千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翺等五人爲火。七師遇於塗。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爲贈之意。後數日。監軍院宴滿川等爲戲以求衣粮。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遞出界。凡四五年間。人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荆州百姓郝惟諒。性麄率。勇於私鬬。武宗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臥墦間。迨宵分方始寤。將歸。歷道左里餘。值一人家。室絕卑陋。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裝羸弊。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隣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復於土。魂神不爲陰司所籍。離散恍惚。如夢如醉。君或留念幽魂。亦是陰德。使妾遺

骸得歸泉壤。精爽有託。斯願畢矣。郝謂曰。某生業素薄。力且不辦如何。婦人云。某雖爲鬼。不廢女工。自安此。常造雨衣。與胡氏家傭作。凡數歲矣。所聚十三萬。備掩藏固有餘也。郝許諾而歸。遲明訪之胡氏物色皆符。乃具以告。卽與偕往殯所。毀瘞視之。散錢培櫬。緡之數如其言。胡氏與郝哀而異之。復率錢與同輩合二十萬。盛其凶儀。瘞於鹿頂原。其夕見夢於胡郝。

衡岳西原近朱陵洞。其處絕險。多大木猛獸。人到者率迷路。或遇巨蛇。不得進。長慶中。有頭陀悟空。常裹粮持錫。夜入山林。越兕侵虎。初無所懼。至朱陵原。遊覽累日。捫蘿垂踵。無幽不跡。因是跰趾。憩於巖下。長吁曰。飢渴如此。不遇主人。忽見前巖有道士坐繩牀。僧詣之。不動。遂責其無賓主意。復告以飢困。道士欻起指石地曰。此有米。乃持鑊斸石。深數寸。令僧探之。得陳米升餘。卽着於釜。承瀑敲火。煮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飧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梟枝。投蓋危石。猿懸鳥跂。其揵閃目。有頃。又旋繞繩牀。劾步漸趍。以至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飢渴矣。

嚴綬鎮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泅戲。忽見物中流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瓦甁。重帛冪之。兒就岸破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走。羣兒逐之。頃間足下旋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之。髮朱色。目在頂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分明。乃

呈哲。哲意家人惰於畚鍤。自磨。朱深若石脈。哲甚惡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紿之曰驢。其人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呪効亦歇。

秀才田曇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產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爲縣令。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質厚。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偪偪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羣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日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嘆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尙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搘頤。竟日懶爲一言。其于饌羞。猶爲精潔。仍以烏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來復章。未常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意。而書體適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書陟字如五朵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侈縱自奉。皆此類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旦夕問安。顏色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

應門賓客。必遣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元微洛東有宅。躭道。餌朮及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元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元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元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芬芬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元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情頗輕佻。翻酒汚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元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諸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阿措不能依回。應難取力。處士倘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元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阿措曰。但求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

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卽立之。庶可免也。元微許之。乃齊聲謝曰。不敢忘德。各拜而去。元微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乃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振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元微乃悟諸女曰姓楊姓李、及顏色衣服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阿措。卽安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至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如此住。護衛某等。亦可至長生。至元和初。元微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四

貶誤

小戲中於奕局一枰。各布五子角遲速。名蹙融。予因讀座右方。謂之蹙戎。又嘗覽王充論衡之言秦穆爲繆。音謬及往往見士流遇人促裝。必謂之曰車馬有行色。直臺直省者云寓直。實爲可笑。乃錄賓語甚誤者。著之于此。

予太和初。從事浙西贊皇公幕中。嘗因與曲宴。中夜。公語及國朝詞人優劣。云世人言靈芝無根。醴泉無源。張曲江著詞也。蓋取虞翻與弟求婚書。徒以芝草爲靈芝耳。予後偶得虞翻集。果如公言。開成初。予職在集賢。頗獲所未見書。始覽王充論衡。自云充細族孤門。或嘲之。答曰。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必當因祖有以効賢號。則甘泉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

范傳正中丞舉進士。省試風過竹賦。甚麗。爲詞人所諷。然爲從竹之蕭。非蕭艾之蕭也。荀子云。如風過蕭。忽然已化。義同。草上之風必偃。相傳至今已爲誤。予讀淮南子。云夫播棊丸於地。圓者趣窐。方者止高。各從其所安。夫人又何上下焉。若風之過蕭也。忽然感之。可以清濁應矣。高誘註云。清商濁宮也。

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鑪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至今以爲名理。予讀

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蓋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竺語曰得道者當授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相傳云韓晉公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方酣置杯不說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在某街詰朝命吏捕哭者訊之信宿獄不具吏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青蠅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於隣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吏問晉公晉公云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王充論衡云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拊僕之手而聽有間使吏執而問之即手殺其夫也異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凡人於其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知其姦也

相傳云德宗幸東宮太子親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太子覺上色動乃徐捲而食司空贊皇公著次柳氏舊聞又云是肅宗劉餗傳記云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上屢目之士及佯不寤徐捲而啖

相傳云張上客藝過十全有果毅因重病虛悸每語腹中輒響詣上客請治曰此病古方所無良久思曰吾得之矣乃取本草令讀之凡歷藥名六七不應因據藥療之立愈據劉餗傳記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言無此方吾所撰本草網羅天下藥可謂周令試讀之其人發聲輒應至某藥再三無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因爲方以此藥爲主其病遂差

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爲二癡。據杜荆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人爲嗤。借人書送還爲嗤也。

世呼病瘦爲崔家疾。據北史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爲天閹。博陵崔諶。遲之兄也。嘗調之曰。何不以錐刺頤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滹沱河爲崔家墓田。

俗好於門上書虎頭。書蹔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疫癘也。予讀漢舊儀。說儺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爲蹔合滄耳也。

予在祕邸。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傖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人會着。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爲熱鏃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趁蛇鶴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煙薰水虵。楊仲嗣躁率。謂之熱鏃上猢猻。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大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典略。梁大同中

驟雨。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荔曰。此頌清拔。卿之士龍也。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產貰酒。少有醒時。其友題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于今青衿之子無不記者。談藪云。北齊高祖常宴羣臣。酒酣。各令歌。武衛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相傳元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黃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爾至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祖無道。內外各懷怨毒。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致水中。沈沒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集曰。向來你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蓋事本起於此。

今人每覩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寺中。亦往往託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具千數謝之。般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七人尚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

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闇者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煞。中使人遽出斬之。帝基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爲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爲蚓。今此報也。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爲劇語。予爲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旦。羣婢捧匜。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爲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麪。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漆盤貯水。琉璃椀進藻豆。因倒著水中。既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涉多版。胡言迷蹇。澤瘖且聾。莫使道通。據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辭。與贛易林卦辭同。蓋相傳誤也。

予別著鄭涉好爲查語。每云。天公映冢。染豆削棘。不若致余富貴。至今以爲奇語。釋氏本行經云。自穿藏阿羅仙言磨棘畫羽爲自然義。蓋從此出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

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恪可愛。與彥敍寒溫。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諸銅盤。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屏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元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元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忽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清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元績取乾飯食之。即日上章封劄。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愼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衞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如夢。遂生於太賈家。及長成。思元績不言之戒。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用男女爲。遂次第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元奘西域記云。中天婆羅㢸斯國鹿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爲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士。曠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求効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

烈士曰。死盡不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側。隱者按劍念呪。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詰其違約。烈士云。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應遽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烈士慙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何所。一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公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刹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虛試。復觀我。一公良久泚顙面洞赤。作禮曰。師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校理鄭符云。柳中庸善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曰。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詣禪師本傳云。日照三藏詣詵。詵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俗入囂湫處。詵微瞋。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人頭。豈容摽身鳥外。詵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刹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日照乃彈指數十曰。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告壺邱子。壺邱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列子與見壺邱子。壺邱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邱子。壺邱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邱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邱子。立未定。失而走。壺邱子

曰。吾與之虛而倚移。因以爲方靡。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百擲百盧。王衍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爲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昆明池中有塚。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語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泣曰。我今日不可更違父命。遂葬於此。據盛宏之荊州記云。固城臨洱水。洱水之北岸有五女墩。西漢時有人葬洱北。墓將爲水所壞。其人有五女。共創此墩以防其墓。又云一女嫁陰縣佷子。子家貲萬金。自少及長。不從父言。臨死。意欲葬山上。恐子不從。乃言必葬我於渚下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聽父教。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石塚。以土繞之。遂成一洲。長數步。元康中。始爲水所壞。今餘石如半榻許數百枚。聚在水中。

今軍中將射鹿。往往射棚上亦畫鹿。李績封君義聘梁記曰。梁主客賀季指馬上立射。嗟美其工。繪曰。養由百中。楚恭以爲辱。季不能對。又有步從射版。版記射的中者甚多。繪曰。那得不射麞。季曰。上好生行善。故不爲麞形。自麞而鹿亦不差也。

今言梟鏡者。往往謂壁間蛛爲鏡。見其形規而匾。伏子。必爲子所食也。西漢云。春祠黃帝。用一梟破鏡。以

梟食母。故五月五日作梟羹也。破鏡食父。如貙。虎眼。黃帝欲絕其類。故百物皆用之。傅元賦云。鷹祠破鏡。膳用一梟。

朝野僉載云。隋末有昝君謨。善射。閉目而射。應口而中。云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學射於謨。以爲曲盡其妙。欲射殺謨。獨擅其美。謨執一短刀。箭來輒截之。唯有一矢。謨張口承之。遂嚙其鏑。笑曰。學射三年。未教汝嚙鏃法。列子云。甘蠅。古之善射者。弟子名飛衞。巧過於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衞。以蒸一作微角之弧。朔蓬之簳。射貫蝨心。既盡飛衞之術。計天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衞。相遇於野。二人交射。矢鋒相觸。墜地而塵不揚。飛衞之矢先窮。紀遺一矢。既發。飛衞以棘刺之端捍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請爲父子。刻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唯羿爲愈已。於是殺羿。

予未虧齒時。嘗聞親故說。張芬中丞在韋南康皐幕中。有一客於晏席上以籌椀中綠豆擊蠅。十不失一。一坐驚笑。芬曰。無費吾豆。遂指起蠅。拈其後脚。略無脫者。又能拳上倒椀。一作枕非。走十間地不落。朝野僉載云。僞周滕州錄事參軍袁思中平之子。能於刀子鋒杪倒箸。揮蠅起拈其後脚。百不失一。

士林間多呼殿榱桷護雀網爲罘罳。其淺誤也如此。禮記曰。疏屏。天子之廟飾。鄭注云。屏謂之樹。今罘罳也。列之爲雲氣蟲獸。如今之闕。張揖廣雅曰。復思謂之屏。劉熙釋名曰。罘罳在門外。罘復也。臣將入請事。此復重思。西漢文帝七年。未央宮東闕罘罳災。罘罳在外。諸侯之象。後果七國舉兵。又王莽性好時

日小數。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罘罳。曰。使民無復思漢也。魚豢魏略曰。黃初三年。築諸門闕外罘罳。予自筮仕已來。凡見搢紳數十人。皆謬言梟鏡罘罳事。

世說蓐泥爲窠。聲多稍小者謂之漢鷰。陶勝力注本草云。紫胸輕小者是越鷰。胸斑黑聲大者是胡鷰。其作巢喜長。越巢不入藥。用越于漢。亦小差耳。

予數見還往說。天后時。有獻三足烏。左右或言一足僞耳。天后笑曰。但史册書之。安用察其眞僞乎。唐書云。天授元年。有進三足烏。天后以爲周室嘉瑞。睿宗云。烏前足僞。天后不悅。須臾。一足墜地。

世說挽歌起於田橫。爲橫死。從者不敢大哭。爲歌以寄哀也。摯虞初禮（一曰新禮。）議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勞苦。歌聲哀切。遂以送終。非古制也。工部郎中嚴厚本云。挽歌其來久矣。據左氏傳。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示必死也。　予近讀莊子曰。紼謳於所生。必於斥苦。司馬彪註云。紼讀曰拂。引柩索謳挽歌。斥疏緩。苦急促。言引紼謳者。爲人用力也。

舊言藏鉤起於鉤弋。蓋依辛氏三秦記。云漢武鉤弋夫人手拳。時人効之。曰爲藏鉤也。列子云。瓦摳者巧。鉤摳者憚。黃金摳者昏。殷敬順敬訓曰。彄與摳同。衆人分曹手藏物探取之。又令藏鉤剩一人。則來往於兩朋。謂之餓鴟。風土記曰。藏鉤之戲。分二曹以校勝負。若人耦則敵對。若奇則使一人爲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烏。又今爲此戲必於正月。據風土記在臘祭後也。庾闡藏鉤賦序云。予以臘後命中外以行鉤爲戲也。

世說云。彈棊起自魏室。粧奩戲也。典論云。予於他戲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京師有馬合鄉侯。東方世安。張公子。恨不與數子對。起於魏室明矣。今彈棊用棊二十四。以色別貴賤。棊絕後一豆。座右方云。白黑各六棊。依六博棊形。一云依大棊形。顏似枕狀。又魏戲法先立一棊於局中。餘聞一作闕。者白黑圍繞之。十八籌成都。

梁職儀曰。八座尚書以紫紗裹手版。垂白絲於首如筆。通志曰。今錄僕射尚書手版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梁中世已來。唯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頭。以紫紗囊之。其餘公卿但執手版。今人相傳云。陳希烈不便稅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爲將來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謂醜爲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說。不甚重之。一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云。侵貌。不足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是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上都齊會說此。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褊同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非。大笑之。近讀甄立言本草音義引曹憲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

今六博齒宋妓乘。乘字去聲呼。無齒曰乘。據博塞經云。無齒爲繩。三齒爲雜繩。今樗蒲塞行十一字。據晉書。劉毅與宋祖諸葛長民等東府聚戲。併合大擲。制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已還。毅後擲得雉。

今閤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據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人傳

百寮拜。有虜中使者見之。歸國遂行此禮。時禮樂盡在江南。北方舉動法之。周隋相沿。國家承之不改。侍中西漢秩甚卑。若今千牛官。舉中者。皆禁中。言中嚴。謂天子已被冕服。不敢斥。故言中也。今侍中品秩與漢殊絕。猶奏中嚴外辦。非也。

禮婚禮必用昏。以其陽往而陰來也。今行禮於曉祭。質明行事。今俗祭先又用昏。謬之大者矣。夫宮中祭邪魅及葬窆則用昏。又今士大夫家昏禮露施帳。謂之入帳。新婦乘鞍。悉北朝餘風也。聘北道記云。北方婚禮必用青布幔爲屋。謂之青廬。於此交拜。迎新婦。夫家百餘人挾車俱。呼曰。新婦子催出來。其聲不絕。登車乃止。今之催粧是也。以竹杖打壻爲戲。乃有大委頓者。江德藻記此爲異。明南朝無此禮也。至於奠鴈曰鵝。稅纓曰合髻。見燭舉樂。鋪母巹童。其禮太紊雜。求諸野。

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謂之過頭杖。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據禮彼以父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

酉陽雜俎續集卷五

寺塔記上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官祕書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遊目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爲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衆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書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予職于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六甲子。所留書籍。揃壞居半。于故簡中覩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善坊大興善寺。寺取大興兩字。坊名一字爲名。新記云。優塡像。總章初爲火所燒。據梁時西域優塡在荆州。言階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有栴檀像開目。其工頗拙。尤差謬矣。○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爲龍骨以祈雨。蓋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行香院堂後壁上。元和中。畫人梁洽畫雙松。稍脫俗格。曼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幀。不空自西域賫來者。○髮塔內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旃檀像堂中有時非時經。界朱寫之。盛以漆龕。僧云隋朝舊物。○寺後先有曲池。不空臨終時忽然涸竭。至惟寬禪師止住。因潦通泉。白蓮藻自生。今復成陸矣。○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

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汚人衣。如輭脂。不可浣。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爲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視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爲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寶歷末。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鳥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朶合歡。有僧元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今有梵僧憍陳如難陁以粉畫壇。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左顧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于闐玉像高一尺七寸。闊寸餘。一佛四菩薩。一飛仙。一段玉成。截肪無玷。膩彩若滴。○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南內連墻。其形大爲天下之最。太和二年。勑移就此寺。拆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筩。今部落鬼神形像隳壞。唯天王不損。

【辭】二十字連句　乘晴入精舍。語默想東林。盡是忘機侶。誰驚息影禽。善繼　有松堪繫馬。遇鉢更投針。記得湯師句。高禪助朗吟。柯古　一雨微塵盡。支郎許數過。方同嗅薝蔔。不用算多羅。夢復　○蛤像二十字連句　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柯古　相好全如梵。端倪秖爲隋。寧同蚌頑惡。但與鷸相持。善繼　○聖柱連句　上有鐵索跡　天心助興善。聖跡此開陽。柯古　載想雷輪重。絙疑電索長。善繼　上銜扶蟒蟒。不動束銀鐺。柯古　飢烏未曾啄。乖龍寧敢藏。善繼

【語】各徵象事須切不得引俗書一寶之數無鈎不可。鼎上人唯猊可伏。非馳所堪。柯古坑中無底。跡中無勝。文上人與馬同渡。負猿而行。善繼色青力劣。名香幾重。夢復尾既出牖。身可取輿。約上人六牙生花。七支拄地。柯古形如珂雪。力絕羈項。善繼園開脅上。河出鼻中。柯古一醉難調。六對曾勝。日高上人

長樂坊安國寺。○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元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禪師法空影堂。世號吉州空者。久養一騾。將終。鳴走而死。有弟子允嵩患風。常於空室埋一柱鏁之。僧難輒愈。○佛殿。開元初。元宗拆寢室施之。當陽彌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來。未建都時。此像在村蘭若中。往往放光。因號光明寺。寺在懷遠坊。後爲延火所燒。唯像獨存。法空初移像時。索大如虎口。數十牛曳之。索斷不動。法空執爐依法。作禮九拜。涕泣發誓。像身忽曝曝有聲。迸分竟地爲數十段。不終日。移至寺焉。○利涉塑堂。元和中。取其處爲聖容院。遷像廡下。上忽夢一僧形容奇偉。訴曰。暴露數日。豈聖君意耶。及明。駕幸驗問。如夢。卽令移就堂中側。施帷帳安之。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工名李岫。○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當時輦土營之。○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餘人。

【辭】紅樓連句隱侯體。雨疊碎晴空。餘霞更助紅。蟾蹤近鵷鵲。鳥道接相風。善繼苔靜金輪路。雲輕白日宮。元和中帝幸此處。壁詩傳謝客。詞人陳至題此院詩云。藻井尚寒龍跡在。紅樓初啓日光通。門牓古休公。廣宣上人住此院。有詩名號爲紅樓集。○柯古○穗柏連句一院暑難侵。蓊苔可影深。標枝爭息鳥。餘吹正開衿。柯古宿雨香添色。殘陽石在陰。乘閑動詩思。助

靜入禪心。善繼　○題璘公院一言至七言每人占兩題　靜虛熱際安居。夢復　龕燈斂印香除。東林賓客西澗圖書。檐外垂青豆。經中發白蕖。縱辯宗因衮衮。忘言理事如如。柯古竟　泉臺定將入流否。隣笛足疑清梵餘。柯古新續

【語】徵釋門中僻事　須對　麋字。涉燈。華綿。象薦。昇上人　集鼇地。効殿林。柯古夜續不竟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宏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元白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覩之不覺毛戴。吳書中得意處。○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實池尤妙絕。諦視之。覺水人深壁。院門上白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粉本驗之。無異。○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蹟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華嚴院中鍮石盧舍立像。高六尺。古樣精巧。○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時。僧守行建道場。出舍利。俾士庶觀之。唄讚未畢。滿地現舍利。士女不敢踐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萬枚葬之。今尚有數萬存焉。○寺有小銀像六百餘軀。金佛一軀。長數尺。大銀像高六尺餘。古樣精巧。又有篋七寶字多心經小屏風。盛以寶函。上有雜色珠及白珠。駢甃亂目。祿山亂。宮人藏於此寺。屏風十五牒三十行經。後云。發心主司馬恆存。願成主上柱國索伏寶息。上柱國眞德。爲法界衆生造黃金牒經。善繼疑外國物。

【辭】吳畫連句　慘淡十堵內。吳生縱狂跡。風雲將逼人。鬼神如脫壁。柯古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栗。黑夜窸窣時。安知不霹靂。善繼　此際忽仙子。獵獵衣鳥奕。妙瞬乍疑生。參差奪人魄。夢復　往往乘猛虎。衝

梁聳奇石。一作特。蒼峭束高泉。角睞警欹側。柯古 冥獄不可視。毛戟腋流液。苟能水成刹。那更沉火宅。善繼

【語】各錄禪師佳語 蘭若和尚云。家家門有長安道。柯古 荊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善繼 無名和尚云。最後一大息須分明。夢復

題約公院四言 印火熒熒。燈續焰青。善繼 七俱那呪。四阿含經。柯古 各錄佳語。聊事素屏。夢復 丈室安居。延賓不扃。昇上人

大同坊靈華寺。大歷初。僧儼講經。天雨華。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勑改爲靈華。儼卽康藏之師也。康本住靖恭里。甑曲忽覩光如輪。衆人皆見。遂尋光至儼講經所滅。○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內移來。畫蹟拙俗。○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住靈華寺。儼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畫堂。見菩薩一如其覩。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聖畫堂中構大坊。爲壁設色煥縟。本卻武宗畫。不知何以稱聖。據西域記。菩提樹東有精舍。昔婆羅門兄弟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歲無人應召。忽有一人自言善畫如來妙相。但要香泥及一燈照室。可閉戶六月。終怪之。餘四日未滿。遂開戶。已無人矣。唯右膊上工未畢。蓋好事僧侈此說也。堂中有于闐鍮石立像。甚古。○遊目記所說刺桐。太和中伐爲殿材。

【辭】偶連句 共入夕陽寺。因窺甘露門。昇上人 清香惹苦蘚。忍草雜蘭蓀。夢復 捷偈飛箱答。新詩倚杖論。

柯古　壞幡標古刹。聖書煥崇垣。善繼　豈慕穿籠鳥。難防在牖猿。柯古　一音唯一性。三語更三番。善繼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爲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爲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眞也。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猶入神。○有王家舊鐵石及齊公所喪一歲子。漆之如羅睺羅。每盆供日。出之寺中。　彌勒殿。齊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蹟不工。故止一堵。

【辭】僧房連句　古畫思匡嶺。上方疑傳巖。蝶閑移忍草。蟬曉揭高杉。柯古　香字消芝印。金經發莅函。井通松底脉。書拆洞中緘。善繼　○哭小小寫眞連句　如生小小眞。猶自未棲塵。夢復　榆袂將離壁。斜柯欲近人。柯古　昔時知出衆。情寵占橫陳。善繼　不遣遊張巷。豈教窺宋隣。夢復　庾樓吹笛裂。宏閣賞歌新。柯古　蟬怯折腰步。蛾驚半額嚬。善繼　圖形誰有術。買笑詎辭貧。柯古　複隴迷村徑。重泉隔漢津。夢復　同心知作羽。比目定爲鱗。善繼　殘月巫山夕。餘霞洛浦晨。柯古

安邑坊元一作立。法寺。初居人張頻宅也。嘗供養一僧。僧以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寃。慙悔不及。因捨宅爲寺。鑄金銅像十萬軀。金石龕中皆滿。猶有數萬軀。東廊南觀音院。盧奢那堂內槽北面壁畫維摩變。屏風上相傳有虞世南書。其日善繼令徹障登榻讀之。有世南獻之白。方知不謬矣。○西北角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渭

侍郎錢起郎中讚。○曼殊院東廊大歷中畫人陳子昂畫廷下象馬人物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觀法法儗韓混同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轍

徵內典中禽事須切對　鷺頭作嶺鷄足名山夢復　孔雀爲經鸚鵡語偈善繼　共命是化入數論貪柯古　未解出籠豈能獻果昇上人　鷄居其上鴈墮於前柯古　巢頂既安入影不怖字中疑鶴一作鶴　珠裹認鵝柯古

○徵獸中事須切對　金翅鳥王銀角犢子柯古　地名鹿苑塔號雀離善繼　啐啄同時隴淚調伏昇上人

○徵馬事　加諸楚毒昇上人　乾陟善繼　馬寶夢復　馱經柯古　愛馬昇上人　紺馬善繼　馬麥約食粳柯古　鐵馬昇上人　先陀和柯古　勝步昇上人　遊入正路柯古

平康坊菩提寺　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前東壁上吳道元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佛殿內槽後壁面吳道元畫消災經事樹石古嶮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睞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蹟盡矣○故興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汚無虞臂胛肥置寺碑陰雕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施利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餅甕於兩廡下引吳道元觀之因謂曰檀越爲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其多欣然而許予以蹤跡似不及景公寺畫○中三門內東門塑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工也其側一鬼有靈往往百姓戲犯之者得病口目如之○

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意。多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嘆佛施鞍一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嘆佛。因極祝右座功德。冀獲厚賜。齋畢。簾下出綵篚香羅帕。籍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失望。慙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攜至西市。示於商胡。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臥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膏之臭。衆方知異人。遂塑灰爲像。今在佛殿上。世號束草師。

【辭】書事連句　悉爲無事者。任被俗流憎。夢復　客異千時客。僧非出院僧。柯古　遠聞疎牖磬。曉辨密龕燈。善繼　步觸珠幡響。吟窺鉢水澄。夢復　句饒方外趣。遊愜社中朋。柯古　靜裏已馴鴿。齋中亦好鷹。善繼　金塗筆是褻。彩溜紙非繒。昇上人　錫杖已剋鍛。田衣從壞塍。柯古　占牀慙一脅。卷箔賴長肱。善繼　佛日初開照。魔天破幾層。柯古　呪中陳祕計。論處正先登。善繼　勇帶綻（綻疑作磁）針石危防邱井藤。昇上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六

寺塔記下

宣陽坊奉慈寺。開元中虢國夫人宅。安祿山僞署百官。以田乾眞爲京兆尹。取此宅爲府。後爲郭曖駙馬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爲昇平公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賜錢二十萬。繡幀三車。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今有僧惟則。以七寶末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負來寺。成後二年。司農少卿楊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韻詩題此寺。自稱關西孔子二十七代孫。字德鄰。警句云。日月金輪動。稱檀碧樹秋。塔分鴻雁翅。鐘挂鳳皇樓。事因見勑賜衣。

徵釋門衣事語須對　如象鼻。投牛羊。一云耳。柯古五納。三衣。善繼慙愧。斗藪。昇上入壞衣。廢身。約上入畜長十日。應作三誌。入上人雜身四寸。掩手兩指。柯古璨形。刀殘。善繼其形如稻。其色如蓮。昇上入赤麻。白豆。若青。若黑。柯古

光宅坊光宅寺。本官蒲萄園中禪師影堂。師號惠中。肅宗上元二年。徵至京師。初居此寺。徵詔云。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將版基於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他去。及掘地至泉。不遇蟲蟻。又以複素過水。有蟲投一井水中。號護生井。至今涸。又鑄銅蟾爲息烟燈。天下傳之。今曼殊院嘗轉經。每賜香寶臺甚顯。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窗下

尉遲畫。下層窗下吳道元畫。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韋處厚自居內廷至相位。每歸。輒至此塔。焚香瞻禮。○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實。則幸此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嶮。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目成。講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又左右梵僧及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摽摽然。

【辭】中禪師影堂連句　名下問無虛。敖曹貌嚴毅。洞達見空王。圓融入佛地。善繼　一言當要害。忽忽醒諸醉。不動須彌山。一云不動如須彌。多方辨無匱。夢復　坦率對萬乘。偈答無所避。爾如毘沙門。外形如脫履。柯古　但以理爲量。不語怪力事。木石摧貢高。慈悲引貪恚。昇上人　當時乏支許。何人契深致。隨宜詎說三。直下開不二。柯古

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爲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于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汚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州縣圖三及縑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之。大十餘幅。訪于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元宗賜高。因留寺中。後爲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勑取之。即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雲韶院。○寺有先天菩薩幀。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呪。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於奧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

于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畢。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烏樹一鳳四翅水肚。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樹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爲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辭】先天幀讚連句　觀音化身。厥形孔怪。脆腦淫厲。衆魔膜拜。善繼　指蔓鴻紛。牓列區界。其事明張。何不可解。柯古　閻河德川。大士先天。衆像參羅。瞰瞰田田。夢復　百億花發。百千燈燃。膠如絡繹。浩汗連綿。善繼　焰摩界戚。一作滅。洛迦苦霽。正念歸依。衆眚如雪。柯古　戾滓可汰。癡膜可蛻。稽首如容。睟容若睇。善繼　闡提墨尿。覩而面之。寸念不生。未遇乎而。柯古

事徵　高力士呼二兄。柯古　呼阿翁。善繼　呼將軍。夢復　呼火老。柯古　五輪磑。善繼　初施槃戟。夢復　常臥鹿床。柯古　長六尺五寸。善繼　陪葬泰陵。夢復　詠蕎。柯古　齒成印。善繼　上國下國。夢復　夢鞭。柯古　呂氏生髭。善繼

宣陽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游目記云。王昭隱畫門西裏面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內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賢門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虵汗烟可懼。東廊樹石嶮怪。高僧亦怪。西廊萬壽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形勢若脫。軫與吳道元同時。吳以其藝逼己。募人殺之。○萬菩薩堂。內有寶塔。以小金銅塔數百飾之。

大歷中。將作劉監有子合手出胎。七歲念法華經。及卒。焚之。得舍利數十粒。分藏於金銅塔中。善繼云。合是劉銘。作銘○佛殿東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堂中像設。悉是石作。相傳云。隋恭帝終此堂。雍村一作維村○三門外畫。亦皇甫軫跡也。金剛舊有靈。大寶初。駙馬獨孤明宅與寺相近。獨孤有婢名懷香。稚齒俊俏。常悅西隣一士人。因宵期于寺門。有巨虵束之。俱卒。○佛殿內西座蕃神甚古質。貞元已前。西蕃兩度盟。皆載此神立于壇而誓。相傳當時頗有靈。

【辭】三階院連句　密密助堂堂。隋人歌槩桑。雙弧摧孔雀。一矢隕貪狼。柯古　百步望雲立。九規看月張。獲蛟徒破浪。中乙漫如墻。善繼　還似貫金鼓。更疑穿石梁。因添挽河力。爲滅射天狂。柯古　絕藝却南牧。英聲來鬼方。麗龜何足敵。殪豕未爲長。善繼　龍臂勝猿臂。星芒起箭芒。虛誇絕高鳥。垂拱議明堂。柯古

崇義坊招福寺。本曰正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長寧公主佛堂於此。重建此寺。寺內舊有池。下永樂東街數方土塡之。今地底下樹根多露。長安二年。內出等身金銅像一鋪。幷九部樂。南北兩門額。上與岐薛二王親送至寺。綵棄象輿。羽衞四合。街中餘香。數日不歇。景龍二年。又賜眞容坐像。詔寺中別建聖容院。是元宗在春宮眞容也。先天二年。勑出內庫錢二千萬。巧匠一千人。重修之。○睿宗聖容院門外鬼神數壁。自內移來。畫跡甚異。鬼所執野鷄。似覺毛起。庫院鬼子母。貞元中李眞畫。往往得長史規矩。把鏡者猶工。○寺西南隅僧伽像。從來有靈。至今百姓上幡繖不絕。先寺奴朝來者。常續明塗地。數十年不懈。李某爲尹時。有賊引朝來。吏將收捕。奴不勝其寃。乃上鐘

樓遙啓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間見異僧以如意擊曰無苦自將治也奴覺奴跳下數尺地一毛不損因聞之悔懊自服奴竟無事

【辭】贈諸上人連句　翻了西天偈燒餘梵宇香撚眉愁俗客支頰背殘陽柯古　洲號唯思沃山名秖記匡辨中摧世智定裏破魔強善繼　許獻禪心徹湯休詩思長朗吟疎磬斷久語貫珠妨柯古　乘輿書芭葉閒來入豆房漫題存古壁怪畫匝長廊善繼

【事徵】釋門古今謎字　爭田書貞字善繼　焉兒知伯叔柯古　解夢羊負魚夢復　問人曰下人善繼　塔上書師子柯古　○徵前代關釋門佳譜　何充志大宇宙善繼　此子疲于津梁柯古　生天在丈人後夢復　二何佞于佛善繼　問年答小如來五歲柯古　答四聲云天寶寺刹夢復　菩薩嚬眉所以慈悲六道善繼　周妻何肉柯古

招國坊崇濟寺寺內有天后織成蛟蛟志作紋龍被襖子及繡衣六事○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製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辭】宣律和尚袈裟絕句　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時不鎮昆師壇無因蓋得龍宮地畦裏塵飛業相殘善繼　○和前云南山披時寒夜中一角不動毗嵐風何人見此生慙愧斷續猶應護得龍柯古　○奇松二十字杉桂何相疎榆柳方迥屑無人擅談柄一枝不敢折柯古　半庭苔蘚深吹餘鳴佛禽至于摧折枝凡草猶避陰善繼　僻徑根從露閑房枝任侵一株風正好來助碧雲吟夢復　時時掃窗聲重露滴寒砌

風颭一枝遒。閑窺別生勢。昇上人。偃蓋入樓妨。盤根侵井窄。高僧獨惆悵。爲與澄嵐隔。柯古

永安坊永壽寺三門東吳道子畫。似不得意。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貞元中。有証智禪師。往往著靈驗。或時在張檳蘭若中治田。及夜歸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辭】閑中好　閑中好。盡日松爲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夢復　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柯古　閑中好。幽磬度聲遲。卷上論題筆。畫中僧姓支。善繼

崇仁一作聖。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畫。盧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中門窗間。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團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中書載贊。東廊北頭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蹀。聖僧中龍樹商郫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異一作眞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藥上菩薩頂莪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

【辭】諸畫連句　柏梁體。　吳生畫勇矛戟攢。柯古　出奇變勢千萬端。一作出奇騁變勢萬端。○善繼　蒼蒼鬼怪層壁寬。夢復　覩之忽忽毛髮寒。柯古　稜伽之力所瘡瘢。一作所癉。柯古　李眞周昉優劣難。夢復　活禽生卉推邊鸞。柯古　花房嫩彩猶未乾。善繼　韓幹變態如激湍。夢復　惜哉壁畫勢未殫。柯古　後人新畫何汗漫。善繼

楚國寺寺內有楚哀王等金身銅像，哀王繡襖半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鳳夾黃襖子。鎮在寺中。門內

有放生池。太和中。賜白毳黃胯衫。寺墻西朱泚宅。

事徵　地獄等活。約上入　八抹伽洛。義上入　波吒。昇上入　壞從獄不生。柯古　鉛河。約上入　劍林。義上入　烊銅。昇上入　諸上人以予該悉內典。請予獨徵。無中陰五無間。黑繩赤樹。火厚二百肘。風吹二千年。陛陁羅炭。鉢頭摩赫護量五十由旬。舌長三車賒。銅鷲鐵蟻阿鼻十一義。九千鉢頭摩。如一裝訶麻。百年除一盡。並柯古

慈恩寺。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勑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回。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經像入寺。綵車凡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常賜三藏衲。約直百餘金。其工無鍼綖之迹。初。三藏翻因明譯經。僧栖元以論示尙藥奉御呂才。才遂張之廣衢。指其長短。著破義圖。其序云。豈謂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宏二知之教。立難四十餘條。詔才就寺對論。三藏謂才云。檀越平生未見太元。詔問須臾卽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卽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卽欲穿鑿。因重申所難。一一收攝。析毫藏耳。衮衮不窮。凡數千言。才屈不能領。辭屈禮拜。○塔西面畫濕耳師子。仰摹蟠龍。尉遲畫。及花子鉢曼殊。皆一時絕妙。○寺中柿樹。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上人時常執爐循諸屋壁。有變相處。輒獻虔祝。年無虛月。又殿庭大莎羅樹。大歷中安西所進。其木椿賜此寺。四橛。橛皆灼固。其木大德行逢自種之。一株不活。

酉陽雜俎續集卷七

金剛經鳩異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荆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泊韋之暮年。爲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闢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爲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公滋爲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于袁。事旋發。悉爲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于一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曝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樺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關扃。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于揚州僧栖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荆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于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摭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張鎰相公先君齊邱。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爲朔

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邱因衙退。于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邱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衆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惡。齊邱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卽予門吏盧邁親姨夫。邁語予云。

劉逸淮在汴時。韓宏爲右廂虞候。王某爲左廂虞候。與宏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宏卽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卽云大使無恙。宏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官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爲予說。

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衞甚嚴。有吏引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紿云。我常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

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卽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視鑊湯跳沫滴落左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迴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啓手足猶熱不卽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衆僧中後食意苡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後無飲藥者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聞塚中呻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常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曙中常見從貴說

韋南康鎭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爲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于地以髮繫撅覆以駞毯一作氈寢其上此人惟念經題忽

見金一鋌放光。止于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著黃衣至床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君爲證。昭卽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遲。答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卽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敗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爲孔目典。合知是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卽欲參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卽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卽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卽自陳設若干人齋。畫某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幞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卽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又令合掌。其經卽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迴。復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傍刀。至某年改爲昭。更得十

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卽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荆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爲衆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寺有僧靈歸。其迹類惟恭。爲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卽語其處。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迴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罔。亦以其跡勉靈歸也。靈歸感悟。折節緇門。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著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己姓名。狀若追捕。因相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爲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涔陽鎭將玉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迴至咤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鎭。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咤灘至下牢三百餘里。

長慶初。荊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常中蠱。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蟦長一肘餘。因此遂愈。荊山僧行堅見其事。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繡坐。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餘。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歷初。一云長慶。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櫑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忽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既死。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

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卽夢中所過河也。忠幹見在齊德軍。

何軫。鬻販爲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侍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假遍別親故。何軫以爲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入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州北郭。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爲賞設庫子。前後爲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鎭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臥起。非使它人。逢之輒噬。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斫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外。見衣一襆。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于妻子。隣人卽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其不承認。以大關挾脛。折三段。後令杖脊。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安今見在。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姪。爲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寃牛一頭。訴爾燒畜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箜篌。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

今名未係死籍。猶可以免。爲作何功德。翰欲爲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爲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鼕鼕鼓起時。詣隣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綠。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壻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日。記得否。今被相債。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祇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爲劫賊事。已于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常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爲義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問所拓處。數日青腫。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爲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年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

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疋。於某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爲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大歷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首。推吏疑其寃。未卽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于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尙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舊嫌誣之也。

酉陽雜俎續集卷八

支動

北海有水兔。類顙額。

鼠食鹽則身輕。

烏賊魚骨如通草。可以刻爲戲物。

章舉每月三八則多。

蝦姑狀若蜈蚣管蝦。

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前右脚短。口在脇傍背上。常以左脚捉物。寘于右脚。右脚中有齒嚙之。方內于口。大三尺餘。其聲朮朮。南人呼爲海朮。

獵者不殺豺。以財爲同聲。又南方惡豺向人作聲。

衞公幼時。常於明州見一水族。有兩足。觜似雞。身如魚。

衞公年十一過瞿塘。波中覩一物。狀如嬰兒。有翼。翼如鸚鵡。公知其怪。卽時不言。晚風大起方說。

句容赤沙湖食朱砂鯉。帶微紅。味極美。

負朱魚亦絕美。每鱗一點朱。

向北有濮固羊。大而美。

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

蜃身一半已下鱗盡逆。

太和七年。河陰忽有蠅蔽天如蝗。止三日。河陽界經旬方散。有李肇。時爲尉。向予三從兄說。

南中瑇瑁斑點盡模糊。唯振州瑇瑁如舶上者。嘗見衞公先白書上作此疇暢字。

衞公言鵝鸞鬼。鵁鶄厭火。孔雀辟惡。

洪州有牛尾貍。肉甚美。

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鬬雞。高于常雞數寸。無敢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疋強買之。因寒食乃進。十宅諸王皆好鬬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氣。穆宗大悅。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主雞者想其蹠距。奏曰。此雞實有弟。長趾善鳴。前歲賣之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

韋絢云。巴州兎作貍班。

凡鷙鳥雄小雌大。庶鳥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蚓必齧爲兩段。纔斷各化爲異蟲。相似無別。

又有赤腰蜂。養子於蜘蛛腹下。

鰒鯢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江淮人食此魚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貽孫云。嘗見木枝花爲蚓。

道書以鯉魚多爲龍。故不欲食。非緣反藥。庶子張文規又曰。醫方中畏食鯉魚。謂若魚中猪肉也。

衞公畫得峽中異蝶。翅闊四寸餘。深褐色。每翅上有二金眼。

公又說道書中言麞鹿無魂。故可食。

予幼時嘗見說郎巾謂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郎巾。予夜會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筋者。坐老僧泰賢云。涇帥段祐宅在招國坊。嘗失銀器十餘事。貧道時爲沙彌。每隨師出入段公宅。段因令貧道以錢一千詣西市賈胡求郎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健朱秀。秀曰。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遂于古培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祐得。卽令集奴婢環庭炙之。蟲慄蠕動。有一女奴臉脣瞤動。詰之。果竊器而欲逃者。

象管。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牝象死。共乞地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可令代樵。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南安蠻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江岸。首如張帽。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

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丫戾。長一丈。白毛。尾似鹿。出西域。

潛牛。勾漏縣大江中有潛牛。形似水牛。每上岸鬬。角軟還入江水。角堅復出。

猫目睛暮圓。及午竪斂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一日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闇中逆循其毛。卽若火星。俗言猫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謝陽出猫。有褐花者。靈武有紅叱撥及青驄色者。猫一名蒙貴。一名烏員。平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猫。常帶金鎖。有錢飛若蛺蝶。土人往往見之。

鼠。舊說。鼠王其溺精一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脚似鼠。尾蒼口銳。大如水中者。性畏狗。溺一滴成一鼠。時鼠災多起於鼠母。鼠母所至處動成萬萬鼠。其肉極美。凡鼠食死人目睛則爲鼠王。俗云鼠齧上服有喜。凡齧衣欲得有蓋。無蓋凶。

千歲燕。齊魯之間謂燕爲乙。作巢避戊己。元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述異要云。五百歲燕生胡髯。

鷓鴣飛數逐月。如正月一飛而止于窠中。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鵲窠。鵲構窠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者。又纏枝受卵。端午日午時焚其窠灸病者。疾立愈。

勾足鸜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鬬狀。往往墮地。俗取其勾足爲媚藥。

壁鏡。一日。江楓亭會衆說單方。成式記治壁鏡用白礬。重訪許君。用桑柴灰汁三度沸取汁。白礬爲膏。塗瘡口卽差。兼治虵毒。自商鄧襄州多壁鏡。毒人必死。坐客或云巳年不宜殺虵。

大蝎。安邑縣北門縣人云。有一蝎如琵琶大。每出來不毒人。人猶是恐。其靈積年矣。

紅蝙蝠。劉君云。南中紅蕉花時。有紅蝙蝠集花中。南人呼爲紅蝙蝠。

青蚨似蟬而狀稍大。其味辛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蠶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其母必

知處。然後各致小口子巾埋東行陰墻下。三日開之。卽以母血塗之如前。每市物。先用子卽子歸母。用母者卽母歸子。如此輪還。不知休息。若買金銀珍寶。卽錢不還。青蚨一名魚伯。

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似蜘蛛。本無殼。入空螺殼中載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之乃出走。始知其寄居也。

蜾蠃。今謂之蠮螉也。其爲物純雄無雌。不交不產。取桑蟲之子祝之。則皆化爲己子。蜂亦如此耳。

鯽魚。東南海中有祖州鯽魚出焉。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此魚狀卽與江河小鯽魚相類耳。潯陽有青林湖鯽魚。大者二尺餘。小者滿尺。食之肥美。亦可止寒熱也。

黃魟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槲葉。口在頷下。眼後有耳。竅通於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毒。魟音烘。

螃蟹。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一名籬頭溺。一名螃蟹。其溺甚毒。

鄆縣侯生者。於漚麻池側得鱓魚。大可尺圍。烹而食之。髮白復黑。齒落更生。自此輕健。

劍魚。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而喜鳴。因以爲名。虎魚老則爲蛟。江中小魚化爲蝗而食五穀者。百歲爲鼠。

金驢。昔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見者乃金驢矣。樵者往往聽其鳴響。土人言。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聖龜。福州貞元末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徐仲以五鍰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

中一龜藉龜而行。八龜爲導。悉大六寸。徐遂放於乾元寺後林中。一夕而失。

運粮驢。西域厭達國有寺戶以數頭驢運粮上山。無人驅逐。自能往返。寅發午至。不差晷刻。

鄧州卜者。有書生住鄧州。嘗遊郡南。數月不返。其家詣卜者占之。卜者視卦曰。甚異。吾未能了。可重祝。祝畢。拂龜改灼。復曰。君所卜行人。兆中如病非病。如死非死。逾年自至矣。果半年。書生歸。云遊某山深洞。入值物蟄如中疾。四支不能動。昏昏若半醉。見一物自明入穴中。却返良久。又至。直附身引頸臨口鼻。細視之。乃巨龜也。十息頃方去。書生酌其時日。其家卜吉時焉。

五時雞。影鵝池北有鳴琴苑。伺夜雞。鳴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鷓鴣似雌雉。飛但南不向北。楊孚交州異物志云。烏像雌雉。名鷓鴣。其志懷南。不向北徂。

蝟見虎則跳入虎耳。

鷂子兩翅各有複翎。左名撩風。右名掠草。帶兩翎出獵。必多獲。

世俗相傳云。鴟不飲泉及井水。惟遇雨濡翮。方得水飲。

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白毛上捧。議者以爲獬豸。

獬豸見鬬不直者觸之。窮奇見鬬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鼠膽在肝。活取則有。

酉陽雜俎續集卷九

支植上

衛公平泉莊有黃辛夷。紫丁香。

都勝花紫色兩重心。數葉卷上如蘆朶。蘂黃葉細。

郝提槿花紫色兩重。葉外重葉。卷心。心中抽莖高寸餘。葉端分五瓣如蒂。瓣中紫蘂。莖上黃葉。

月桂葉如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蘂。花盛發如柿葉。蔕稜。出蔣山。

溪蓀如高粱。藍。牛水中。出茆山。

山茶。似海石榴。出桂州。蜀地亦有。

貞桐。枝端抽赤黃條。條復旁對。分三層。花大如落蘇。花作黃色。一莖上有五六十朶。

俱郝衛。葉如竹。三莖一層。莖端分條如貞桐。花小類木槲。出桂州。

瘴川花。差類海榴。五朶簇生。葉狹長重沓。承于花底。色中第一。蜀色不能及。出黎州按轡嶺。

木蓮花。葉似辛夷。花類蓮花。色相傍。出忠州鳴玉溪。邛州亦有。

牡桂。葉大如苦竹葉。葉中一脈如筆跡。花蔕葉三瓣。瓣端分爲兩歧。其表色淺黃。近歧淺紅色。花六瓣。色白。心凸起如荔枝。其色紫。出婺州山中。

簇蝶花。花爲朶。其簇一蘂。蘂如蓮房。色如退紅。出溫州。

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葉簇生如愼火草。出丹陽山中。

那伽花。狀如三春無葉花。色白心黃。六瓣。出舶上。

安南有人子藤。紅色。在蔓端有刺。其子如人狀。崑崙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

三賴草。如金色。生于高崖。老子弩射之。魅藥中最切用。

衞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桂花耐日。又張曲江詩桂花秋皎潔。妄矣。

木中根固。柿爲最。俗謂之柿盤。

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

衞公言。滑州櫻桃十二枚。長一尺。

韋絢云。湖南有靈壽花。數莖簇開。視一日規。日如槿。紅色。春秋皆發。非作杖者。

又言。衡山祝融峯下法華寺有石榴花。如槿。紅花。春秋皆發。

衞公又言。衡山舊無棘。彌境草木無有傷者。曾彔知江南。地本無棘。潤州倉庫或要固。墻隙植薔薇枝而已。

衞公言。有蜀花鳥圖。草花有金粟。石闕。水禮。獨角將軍。藥管。石闕。葉甚奇。根似樓葉。大凡木脈皆一脊。唯桂葉三脊。近見菝葜亦三脊。

蓴根。羹之絕美。江東謂之蓴龜。

王旻言。蘿蔔一曰蘆菔。根莖並生熟俱涼。

重臺朱槿似桑。南中呼爲桑槿。

金松葉似麥門冬。葉中一縷如金綖。出浙東。台州尤多。

衞公言。迴訖草鼓如鼓。又難果能菜。

江淮有孟娘菜。並益肉食。

又青州防風子可亂畢撥。

又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

衞公言。蜀中石竹有碧花。

又言。貞元中牡丹已貴。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挾幾多。成式又嘗見衞公圖中有馮紹正雞圖。當時已畫牡丹矣。

衞公莊上舊有同心蒂木芙蓉。

衞公言。金錢花損眼。

紫薇。北人呼爲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樹絕大。有環數夫臂者。

衞公言。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東都懸境有三溪。今張文規莊近溪有石竹一竿。生瘿。今大如李。

麻黃莖端開花。花小而黃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太常博士崔碩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栢。及暮秋。葉上歛。俗呼合掌柏。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處有碧花玫瑰。而今亡矣。

崔碩又言。常盧潘云。衡山石名懷。

三色石柟花。衡山石柟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牡丹。亦有無花者。

衞公言。二鬣松與孔雀松別。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東都敦化坊百姓家。太和中有木蘭一樹。色深紅。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水北。經年花紫色。

處士鄭乂元云。閩中多佛桑樹。樹枝葉如桑。唯條上勾。花房如桐。花含長一寸餘。似重臺狀。花亦有淺紅者。

獨桓樹。頓邱南應足山有之。山上有一樹。高十餘丈。皮青滑似流碧。枝幹上聳。子若五綵囊。葉如亡子鏡。世名之仙人獨桓樹。

木龍樹。徐之高冢城南有木龍寺。寺有三層磚塔。高丈餘。塔側生一大樹。縈繞至塔頂。枝幹交橫。上平容十餘人坐。杪杪四向。下垂如百子帳。莫有識此木者。僧呼爲龍木。梁武曾遣人圖寫焉。

魚甲松。洛中有魚甲松。

酉陽雜俎續集卷十

支植下

青楊木出峽中。爲床。臥之無蚤。

夏州槐。夏州唯一郵有槐樹數株。鹽州或要葉。行牒求之。

蜀楷木。蜀中有木類柞。衆木榮時枯枿。隆冬方萌芽布陰。蜀人呼爲楷木。

古文柱。齊建元二年夏。廬陵長溪水衝擊山麓。崩長六七尺。下得柱千餘根。皆十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閑隸書。秦漢時柱也。

色綾木。臺山有色綾木。理如綾文。百姓取爲枕。呼爲色綾枕。

鹿木。武陵郡北有鹿木二株。馬伏波所種。木多節。

倒生木。此木依山生。根在上。有人觸則葉翕。人去則葉舒。出東海。

黝木。節似蟲獸。可以爲鞭。

桄榔樹。古南海縣有桄榔樹。峯頭生葉。有麵。大者出麵百斛。以牛乳噉之甚美。

怪松。南康有怪松。從前刺史令畫工寫松。必數枝衰悴。後因一客與妓環飲其下。經日松死。

河泊下材。中宿縣山下有神宇。溱水至此。沸騰鼓怒。槎木汎至此淪沒。竟無出者。世人以爲河泊下材。

交讓木。武陵郡記。白雉山有木名交讓。衆木敷榮後方萌芽。亦更歲迭榮也。

三枝槐。相國李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兄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第宰執。唯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

無患木。燒之極香。辟惡氣。一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擒魑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爲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

醋心樹。杜師仁常賃居。庭有巨杏樹。隣居老人每擔水至樹側。必嘆曰。此樹可惜。杜詰之。老人云。某善知木病。此樹有疾。某請治。乃診樹一處。曰。樹病醋心。杜染指于蠹處嘗之。味若薄醋。老人持小鉤披蠹。再三鉤之。得一白蟲如蝠。乃傅藥於瘡中。復戒曰。有實自青皮時必摽之。十去八九則樹活。如其言。樹益茂盛矣。又云。嘗見栽植經三卷。言木有病醋心者。

女草。葳蕤草一名麗草。亦呼爲女草。江湖中呼爲娃草。美女曰娃。故以爲名。

山茶花。山茶葉似茶樹。高者丈餘。花大盈寸。色如緋。十二月開。

異木花。衞公嘗獲異木一株。春花紫。予思木中一歲發花唯木蘭。

王母桃。洛陽華林園內有之。十月始熟。形如括蔞。俗語曰。王母甘桃。食之解勞。亦名西王母桃。

胡榛子。阿月。生西國。蕃人言與胡榛子同樹。一年榛子。二年阿月。

橄欖子。獨根樹。東向枝曰木威。南向枝曰橄欖。

東荒栗。東方荒中有木名曰栗。有殼徑三尺二寸。殼刺長丈餘。實徑三尺。殼亦黃。其味甜。食之令人知氣而渴。

猴栗。李衞公一夕甘子園會客。盤中有猴栗。無味。陳堅處士云。虔州南有漸栗。形如素核。

儋崖芥。芥高者五六尺。子大如雞卵。

儋崖瓠。儋崖種瓠成實。率皆石餘。

童子寺竹。衞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相傳其寺綱維每日報竹平安。

石桂芝。生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大如絞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搗服之。一觔得千歲也。

石髮。張乘言。南中水底有草如石髮。每月三四日始生。至八九日已後可採。及月盡悉爛。似隨月盛衰也。

席箕。一名寒蘆。生北胡地。古詩云。千里席箕草。

宋州莆田縣破岡山。武宗二年。巨石上生菌。大如合簣。莖及蓋黃白色。其下淺紅。盡爲過僧所食。云美倍諸菌。

大食勿斯離國石榴。重五六斤。

南中桐花。有深紅色者。

東官郡。漢順帝時屬南海。西接高涼郡。又以其地爲司諫都尉。東有蕪地。西臨大海。有長洲。多桃枝竹。緣岸而生。

楓樹子大如雞卵。二月華巳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燒之香馥。

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臯記。又有支諾臯。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手。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呪曰。諾臯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二七循頭。乃還著巾中。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獻子所夢有巫名臯。而獻子諾之。是信臯所言之意。亦似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諾臯太陰將軍。獨開曾孫某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坐。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臯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神之神。晁氏不無所本。二說皆取今發明於此。　吳曾

附津逮祕書本酉陽雜俎卷首段成式序及續集卷末毛跋

酉陽雜俎序

唐　太常少卿段成式撰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恠也。詩人南箕之奧。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恠及戲。無侵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爲折俎。子爲醯醢也。炙鶚羞鼈。豈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恠小說之書也。成式學落詞曼。未嘗覃思。無崔駰眞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偶錄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爲二十卷。不以此閒錄味也。

跋

酉陽雜俎前集。余既已梓之矣。茲續集也。前後俱有諸皐記。其命名之義。從來難解。宋人有以中行獻子許梗陽人巫皐等事爲解。理或近之。或曰。靈奇祕要辟兵法有咒曰諸皐。則益近於誕矣。寺塔記載長安兩街梵刹徵釋門事甚委。更著壁障繪畫。而不及土木之宏麗。蓋以文皇帝掃靖一處烟塵。便建一伽藍爲功德。其輦轂之下。已有燕許諸公立金石而表彰之。柯古不作贅疣也。若與楊衒之對案。西京東都。各自生面。癸酉嘉平月。鐫工告竣。漫爲識。湖南毛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酉陽雜俎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段成式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㊀G六二七